

# 小径分岔的庭院

作者：【日】宫本百合子

##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小径分岔的庭院

作者：【日】宫本百合子

译者：唐楠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后浪

出版时间：2023年11月

ISBN：9787221177179

字数：152千字

本书由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邻居家的矮竹长势喜人，一路蔓延过来，连路这边都长出了纤细的竹笋。沿着竹墙转个弯，只见正对面的车库门敞开着，似乎有人正在洗车，却看不到人影。铁皮墙上有一盏光秃秃的灯泡，发出昏暗无力的光芒。

伸子一脸诧异，走在通往便门的石板路上。在交错的树枝的掩映下，江田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庭院一角。他头戴一顶陈旧的细格鸭舌帽，穿着长筒胶靴，衬衫袖子高高卷起，手里拿着一块皮革上光大抹布。江田抬头看到伸子来了，忙把帽子摘下来，向她点头示意：“啊，小姐，您好。”

“你好，忙着洗车呢？”伸子问。

“是的，想趁您父亲不在的时候稍微收拾一下……”

“今天他不在办公室吗？”

位于日本东北地方的西南部。——译者注

“昨天傍晚坐火车去山形县□了。”

“啊？这样啊……”

伸子的声音里满是失望。

“今天是父亲的生日，我特意过来的……”

江田回答：“那我就知道了。”

他一脸木讷地看着伸子失望的表情，又说道：“夫人在家，好像正在招待客人……”

“谁来了？”

“嗯……好像是越智先生吧。”

东京地名。——译者注

伸子觉得自己大老远从驹泽□跑过来，真是太不值得了。她垂下了方才一直捧在手里、用牛皮纸包好的鲜花，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江田擦拭着小汽车。过了一会儿，江田说：“伸子小姐，您先进屋去吧，过一会儿客人大概就回去了。”

“和一郎他们在吗？”

“阿保少爷在家。”

伸子想，自己特意绕道去买来的这束玫瑰花怕是无人欣赏了，便怅然若失地走进了宅子的便门。左手边的门紧闭着，从那里可以通往客厅。伸子的母亲平时总爱在那里和客人高谈阔论，今天却听不到里面有任何声音，气氛有点不寻常。伸子转向右边，从只开了一侧门的餐厅走进房子里。

火盆上装饰的花纹是秋熟的柿子，用古拙的红漆来描绘的，四周则用铁和熏锡惟妙惟肖地雕刻出了枯朽的叶子。火盆上面架着一个铁壶，下面白色的木炭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这个房间给人感觉仿佛已经很久没有人过来了。

“您回来了！”女佣走了出来，就像对待外面来的客人一样，向伸子客气地鞠躬行礼，为她倒上茶。

“听说我父亲去山形了？”

“我不太清楚……”

这个女佣，伸子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大概觉得不知道一家之主的行踪也不是自己的错，边说话边扭动着身体。

“父亲昨晚就走了吧？”

“嗯……”

“算了，谢谢你。”

餐厅的榻榻米上铺着地毯，正中央放了一张大桌子。房间的装饰风格一半是和式，一半是西洋风。角落里有一个贴着深红色瓷砖的壁炉，壁炉的左右两边摆放着佐佐一家喜爱的英式沙发，沙发上放着一件叠好的和式棉袍。伸子一眼就认出那是她父亲的棉袍。

伸子把牛皮纸包着的花束拿到浴室。她在洗脸池里接了水，直接将连带包装的玫瑰花浸在了水里，然后便对着墙上的镜子开始梳理头发。

梳完了头发，伸子突然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一阵虚无感涌上心头。越智应该就在客厅，直觉告诉她绝不能进去。越智圭一是一名年轻的教育工作者。伸子的弟弟阿保准备高中入学考试期间，曾经请过他做家教。最初在佐佐家的时候，越智对于家里的所有人来说并无二致。到了后来，不上课的时候，越智就在餐厅聊天，在客厅翻翻画册，阿保和年幼的艳子更是总爱黏在他身边。

前年春天，阿保考上了东京的高中。那年夏天，年轻的越智夫妇去了佐佐家乡下的房子住了一阵子。母亲多计代后来给伸子看了那时候拍的照片。越智的妻子名叫纯子，照片中的她穿着大花纹的浴衣，顺滑的头发从正中间左右分开，梳成两条辫子。她身形瘦削，看上去神情忧郁。站在她旁边的丈夫穿一身白衣，身姿笔挺。妻子面色阴沉，表情让人感觉非常不安；越智则把白色夏装的领子扣得板板正正，一副装腔作势的样子。伸子看了都觉得浑身不自在。就连那副并不挑人的无框眼镜，一旦被规规矩矩地架在越智那张毫无情趣的脸上，伸子也不由得觉得那上面映射出他内心深处的冷漠和固执。

多计代凑过来，似乎想和伸子一起看照片，眼神频频朝这边瞟着。

“小伸呀，你觉得纯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听到母亲突然这么问，伸子一时无言以对。

“可是我从来都没见过她……”

“话是这么说，不过你就看这张照片嘛！小伸你觉得她怎么样？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听到多计代这么说，伸子觉得更加难以回答了。伸子当然明白恋爱的滋味，也多多少少了解夫妻生活是怎么回事。虽然现在她是和一位女性朋友住在一起，过着独身的生活，但是从母亲的问话里，她还是嗅到了一些女性内心隐秘的情感。作为一个成年的女儿，伸子的内心不禁有几分苦涩。

“她好像很爱她的丈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个漂亮的女人……她没什么问题吧？”

“不是说有没有问题……”

檐发是日本明治时代（1868—1912）末期流行的西式发型。女人把刘海和鬓发均匀地膨起，刘海更是向前突出。——译者注

多计代歪着头，她的檐发蓬松高耸，流露出独特的古典美。她又盯着照片说：“纯子那个人，真是奇怪，经常会突然歇斯底里地发起狂来。越智君想要出门的时候，她就冲出玄关把大门都锁上。听说有时候好像精神不太正常的样子。”

这样的话究竟是谁说的？又是怎么传到多计代耳朵里的呢？伸子在心中暗暗思忖，眼前浮现出越智夫妇两人发生争执，还有越智和多计代凑在一起谈论纯子的场景，顿觉厌烦。

“他怎么可以到处说自己妻子的坏话呢？母亲你也真是的，连这种事情也要打听……”

伸子一副转身就要离开的样子。多计代沉默了，然后她把那张照片收了回去，放到桌子下面的小箱子里。

也就一个多月前，伸子回家的时候，多计代黑色的眼眸里闪烁着兴奋激动的光芒，她兴高采烈地对女儿说：“越智君真是一个单纯的人。”

“是吗？这话怎么说？”

看到伸子一脸怀疑的样子，多计代丝毫不在意，继续说道：“他对我说：‘如果我没有和纯子结婚的话，那我一定已经向夫人您求婚了。’”

看着多计代毫不避讳地露出陶醉的表情，伸子震惊到难以自持。

“他竟然——”

那父亲怎么办？这句诘问在伸子的心中高声地回荡着。

“简直是不可理喻……他怎么能说这种话！”

伸子瞪着眼睛，一眨都不眨地望着自己的母亲。多计代瞥了她一眼说：“所以说嘛，只不过是假设而已。”

但是，越智这个人厚颜无耻的言行已经深深刺痛了伸子的内心。尽管多计代本人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可是在伸子看来，越智说的话表面上是在恭维母亲，实际上严重侮辱了她的父母。越智应该也已经察觉到了伸子对他的敌意。当母女之间意见不合，发生了争执，多计代就借着越智的话，咬牙切齿地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之前越智君还说呢，伸子你这个人，就是为了破坏而破坏……”

那时候，伸子气得嘴唇都没了血色，反感至极。

客厅的门紧紧地关着，把伸子对越智的不满阻挡在了客厅之外。她觉得自己的手已经再也无法旋动手柄，打开那扇紧闭的门了。

心情烦躁的伸子起身上了二楼，准备去阿保的书房。

二楼的走廊光照充足，榻榻米上铺着红色的薄毛呢扎染坐垫，年幼的艳子正缠着保姆志保给她讲故事。伸子望着志保的背影，只见她弓着背，双手撑在膝盖上，正拿着书认真读着。

“啊！是姐姐回来啦！”

艳子快乐地大叫了起来。能见到姐姐，她非常高兴。

伸子此时还不知道艳子病了，关切地问道：“怎么了？又咳嗽了？”

佐佐家最小的女儿艳子患有哮喘病。

保姆志保回答道：“两三天前不是下了场雨嘛，那天小姐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淋了雨，就病了。”

“你在读什么书呢？”

“《一千零一夜》。”

艳子晃着小脑袋，左右两条短短的小辫子垂下来。她抬起头望着伸子说：“姐姐，来这边坐！可暖和了。”

艳子穿着一件和坐垫一样花纹的薄毛呢扎染睡衣。伸子把她搂过来，让她靠在自己的膝盖上，逗她说：“小艳，你是不是把‘红辣椒’脱掉了，所以又咳嗽了？”

身体孱弱的艳子从隆冬到初春都一直穿着一条红毛线织成的裤子，它被家里人戏称为“艳子的红辣椒”。已经上小学三年级的艳子听到伸子这么说，觉得很害臊。

“本公子早就不用穿‘红辣椒’了，很早之前就脱掉了！”

从小和两个哥哥一起长大，艳子对自己也经常会使用男性的称呼。坐垫的旁边放着盛串珠的盒子和五颜六色的纸。在各种明艳色彩的衬托下，艳子稚嫩的面庞显得尤其瘦小，也格外苍白。

“大哥哥呢？在家吗？”

“嗯！”

“估计已经在回来了，刚才我已经给饭仓家打过电话了。”

志保莫名其妙地特别强调了一下“饭仓”这两个字。那位姓饭仓的姑父家里有两位表妹——冬子和小枝，和一郎经常去他们家留宿。

“阿保呢？在学习吗？”

“嗯！”

艳子赶紧点着头答应。她自己生病了，请假没去上学，听到姐姐的询问，脖子不由自主地缩了起来。

“那我先去看看阿保，然后咱们再一起玩，好不好？”

在日本，1帖相当于1张榻榻米的大小，等于1.62平方米。（如未标“译者注”，均为编者注）指京都大学。

二楼北侧有一个四帖<sup>□</sup>大的长方形房间，那里是阿保的书房。刚要打开拉门，伸子就看见门楣上贴着一张细长的纸条。那是一张按门楣大小，被整整齐齐裁剪下来的白纸，上面用法式细长字体写着“Meditation”（冥想）。不经意间，伸子的内心好像被什么触动了，那上面的每一个字母都敲击着她的内心。Meditation，冥想。这样一个单词，贴在阿保书房的门口。是阿保自己写下来贴在这里的，他就在这个房间里埋头苦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她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高中的生活？看待问题的方法？和同龄人相处的方法？她在脑海中设想着阿保贴这张纸时的心情。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独有的梦想和意志，不断在她的想象中涌现。之前听说京大<sup>□</sup>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三十多名学生被检举的时候，伸子并不明白那件事情意味着什么。伸子个人的生活和文学创作都与那些事件相去甚远，她对时局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当时紧张的形势也让她产生了些许的恐惧。阿保的生活与那些学生运动毫无瓜葛，伸子对此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贴纸上的文字唤醒了她，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深处似乎在抗拒着什么。

一种有金银粉花纹的纸。

伸子把手放在用唐纸<sup>□</sup>做的拉环上，问道：“阿保，你在吗？我可以进去吗？”

“啊，是伸子姐吗？请进！”

阿保坐在书桌前，在他面前摊开的纸上写着一些法语。朝北面的高腰窗户敞开着。透过窗户能看见隔壁茂密的树木和深深的庭院，还能看到银杏树梢上的嫩叶和枫树柔软的嫩芽交织在一起的美妙场景。

“姐，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

阿保的眼皮厚厚的，鬓角和嘴唇上方还长着细细的绒毛。

“我刚回来，”伸子沉默了一下，接着问他，“家里来客人了，你知道吗？”

“嗯嗯。”

“那你怎么不下去说说话……”

“我之前刚去他家里玩过，也没什么可聊的。”

阿保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他穿着一件蓝白色碎点花纹夹衣，坐在椅子上，膝盖在宽大的衣服下面摇晃着。他抬头眺望隔壁的庭院。

“姐，今晚住在家里？”

“我来的时候是这么打算的……”

不管伸子的心情最终如何，这会儿她已经失去了头绪。

“那我先做完作业，咱们再聊？”

阿保的书桌上除了学校的课程表，还有一张自制的学习进度表。进度表按照周末划分，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学习计划。

“那你先学习吧……一会儿再说。”

伸子说完默默走了出去，关上身后的书房门。此刻她深切地感受到，偌大的佐佐家里，已经没有她的容身之所了。

伸子在家里坐立不安，到处游荡，不知不觉走到了有着怀旧风格的典雅客厅。庭院里种着香榿、枫树、石斑木等植物，装点得非常幽静古朴，周围的环境也十分闲寂，让人难以想象这里竟然处于市中心。竹篱笆的外面，江田还在用软管冲水刷着汽车，能清晰地听见水流哗啦哗啦的声音。

日式住房里的一种廊子，是设在防雨板外的窄廊，在屋子外面。

换鞋的地方由石头砌成，庭院里还铺着布满青苔的踏脚石。石头之间的缝隙里长出了蕨类植物的嫩叶。烟熏竹节搭成的濡缘□前面放着一个朴实无华的圆石洗手钵，周围长满了南五味子，枝叶间透出新叶的嫩色，格外明艳动人。木蜡树耸立在房子旁边，树荫罩在按照茶室风格建造的宽房檐上。

换上一双在庭院里散步用的木屐，伸子穿着白袜并起脚，望着客厅外头有些荒芜的庭院。

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家里的庭院，伸子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些年来佐佐家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这些变化从她眼前的这座庭院就能看出来。伸子小时候，整个家是茶室风格的建筑。从大门到房前，还有通往厨房的小路，极具风雅，质朴可爱。而这几年，因为庭院里要停放汽车，大门口的小路被铺上了石板，还根据车库的位置，把通往厨房的路也拓宽了。因此，客厅外头庭院的进深缩小了不少。原本庭院设计得很周密，在石灯笼和枫树、松树等植物背后，有一块能够容纳一个人的砂石地。而现在，为了让汽车通行，这些区域都被破坏了。园丁重新布置了庭院，将石灯笼向庭院中间的方向搬了一点。失去了松枝的庇护，直接从枫树下枝露出来的石灯笼，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为了追求视觉上的均衡，又随意地栽了一些常绿植物。而石灯笼就那么形单影只地竖在庭院的正中央，好像在哀叹自己的处境多么悲哀。

伸子的父亲是一位建筑设计师。这可真是医者不养生。建筑师自己家里弄成这副样子，大家竟然毫不在意。伸子觉得，佐佐夫妇已经失去了早年对生活的重视与热爱。这间回廊上方带屋檐的八帖大的简陋房子，以及屋外的庭院，正是他们当下心境的写照。

1907—1912年。

伸子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尚未出阁，还是这个家里的大小姐。那时候的客厅里总是人来人往，高朋满座。墙上贴着浅蓝色和白色条纹的壁纸，浓浓英式风情的飘窗下放着一做工精细的木椅。那时候还是明治四十年代□初期，伸子的父亲也还是个四十多岁的建筑师。他极尽所能，将金钱都花费在打造自己设想的西式客厅上，对每根柱子都非常讲究。每到树木长出新叶的季节，飘窗上的玻璃就会映出沉静浓郁的新绿，这一美景让少女时代的伸子醉心不已。

过去家里到处都放着带海绵的坐垫。时光荏苒，房间的布置已经不复当初。有一段时间，佐佐家里摆放着一个专门展示陶瓷收藏品的柜子，还有镶嵌着美第奇家族纹饰的豪椅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经济急速发展，全国各地都开始兴建各种大型建筑。面朝丸之内广场的左右两角，东京最早的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建了起来。那个工程就是由佐佐泰造和今津博士合作经营的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和建造的。

伸子二十岁的时候，父亲带着她去了纽约。促成这趟旅行的首要条件，就是建筑师父亲借着日本经济腾飞的东风，能够在更广阔的领域施展拳脚。当时年仅二十岁的伸子无法理解其中复杂的关系，她只是一心想摆脱父母的管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她在纽约结了婚，对方是一个学习东洋语言的学生，名字叫作佃。这场婚姻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但是当时符合伸子想要独立生活的迫切愿望。更重要的是，她一直对母亲谋划的“门当户对”的社交式婚姻心存恐惧。伸子想要认真从事的文学创作，无法在那样的婚姻生活中有所产出。对于这点，作为女人的伸子心知肚明。但是如果不能结婚，那么不知道要持续到何时的“大小姐”生活的痛苦和尴尬，也让伸子无法忍受。从十八岁到二十岁的两年间，她已经有了深刻体会。

伸子从前年开始和女性朋友吉见素子一起生活。她和佃的婚姻破裂了。现在她住在驹泽；但之前结婚的五年，那段充满了痛苦挣扎的时间，伸子从她和佃一起生活的家里逃出来的几天或几个月里，她也并不总是在养育自己长大的佐佐家度过的。自从和佃分手，开始写自己的作品之后，伸子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桌，就在老松町的巷子深处，一家裁缝铺的二楼。小庭院里的南天竹结出的白色果实落在根部，就像许多小纸屑掉落在那里一样。庭院的另一边可以看到寺院里的松枝。每天早上都能听到住在附近的人们使用公共自来水的声音。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晚归的路人踩着木屐走过水沟盖板的声响，久久地回荡开去。伸子经常在起居间里品尝女房东做的土佐烤鱼。里屋是个八帖大的裁缝间，并排坐着五六个来做工的姑娘，她们手中针线飞舞，时不时小声聊几句。就在这间铺子的二楼，伸子决心真正开始创作生涯，不停地写着小说。疲惫的时候，她就换上棉睡袍，躺在火盆旁边。铺在身子下面的漂亮薄毛呢垫子是素子送给她的。屋里堆满了从佃那里寄过来的书。伸子写小说的收入，加上素子作为某家杂志社的编辑拿到的月薪，支撑着两人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最近这两三年里，伸子的生活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帧又一帧，变换着生活情景。在这段时间里，佐佐家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方式，是不知不觉间一些琐碎的细节在慢慢改变，等回过神来，才会惊讶地发现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佐佐泰造很健康，生命力旺盛，拥有那种奋力拼搏的男人身上特有的恬淡。他虽然把那张带着美第奇家族纹饰的椅子视若珍宝，经常抚摸擦拭，但是绝对不会将其束之高阁。有时伸子来家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聊着天，泰造就会坐在那张十五六世纪的椅子上。

“真是敬佩过去那些人的忍耐力，能忍受这么不舒服的椅子。这么看来，技术的进步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知是用怎样的工艺制作的，扶手前端圆形的部分嵌有好似一圈一圈缠绕上去的细致纹饰。泰造一面说着话，一面把玩着那里，弄出清脆的声响。

“爸爸，给我们表演一个《哈姆雷特》吧，您不是得了欧文老师的真传嘛。”

指日本的东北地区，即本州岛东北部，包括青森、岩手、秋田、山形、宫城、福岛六县。——译者注

泰造把和式棉袍脱了下来，斜垮在一侧肩膀上，继续坐在椅子上，一脸沉痛地单臂抵着前额，然后念出了那句耳熟能详的著名台词：“To be or not to be。”这位“哈姆雷特”身体蜷缩着，圆圆的脑袋顶部已经秃了。他脚穿一双藏蓝色的毛线袜，两条小短腿交叉着。他面色红润，还能看到刚刮完脸后的胡茬。一副东北□人的长相，却见他微微歪着头，烦闷地念叨着“To be or not to be”，那个样子实在让人忍俊不禁。伸子也忍不住掩面大笑起来。

“该奥菲莉亚出场了吧？爸爸，奥菲莉亚来啦！我来演奥菲莉亚。”伸子弟弟妹妹们起哄道。

“真是不巧呢，我就学到了这些，然后欧文老师家就来客人啦。奥菲莉亚还没出场。”

“哎呀爸爸！怎么总是要我玩呢！”

多计代坐在沙发上，露出一脸可笑且略带不忿的表情。穿着白袜的脚趾动了动，她也附和着责难道：“你们的爸爸呀，就是会糊弄人。”

母亲多计代偏爱那些悲壮而沉重的故事情节，她完全无法理解泰造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竟然能用这种游戏的姿态表演《哈姆雷特》。她也不懂为什么女儿会乐得前仰后合，只觉得这两个人对人生都抱着玩乐的态度。

1923年9月1日在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译者注

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复兴，有一段时间取消了汽车购置税。

“如果要买车，现在可真是个好机会。”

那时经常回家的伸子也和父母、弟弟们凑在一起，翻看了好几家汽车销售公司的产品目录。

“光是多计代出门包车的费用就很厉害了，而且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经常开……不过，一定不能买豪华轿车哦。咱们家的大门太窄，豪华车开不进来。”

经过好几个晚上的讨论——伸子不在场，不甚清楚，他们最后决定购买一辆英国产的比恩轿车，又雇用了身材矮小、做事规矩的司机江田。江田原本是个机械工人，他的样子和性格都与小巧又低调的黑色比恩轿车相得益彰。不过，江田也是个非常有原则的男人，刚来佐佐家的时候，他坚决不收雇主家给他的工作服，约定穿泰造的旧衣服就行。每天早上八点，小个子的江田都戴着陈旧的鸭舌帽，踩着非常悠然自得的步伐来佐佐家上班。

米泽市位于日本东北地区南部、山形县东南部。——译者注  
按日语标准发音，“江田”的发音为eta，“井田”的发音为ita。米泽方言中i和e的发音是颠倒的，所以才有此误会。

现在，看着在竹篱笆外面手拿软管清洗汽车的江田，伸子莞尔一笑。她又想起了一件父亲的好笑逸事。泰造出生在米泽□，在那里，i和e的发音与标准发音是相反的。虽然写出来一样，念出来却是相反的发音。家里刚刚雇来江田开车的时候，泰造对伸子说：“这个新司机，人真不错，他姓井田□。”

伸子就认为江田的姓是井田，也一直这么叫他。

直到有一天，伸子收到父亲给她的红包。

“把这个给井田。”

伸子一看，发现袋子上写着“江田”，便问泰造：“啊呀！爸爸，咱们家司机不是叫井田吗？”

“对呀，井田嘛。”

“……”

伸子笑得直不起腰来，她伸手越过父亲的肩膀，把手里的袋子放在他眼前给他看：“父亲，你看看这个，怎么念……”

“不就是念‘井田’嘛。”

这件事一时间成了佐佐家的一个笑谈。要是谁闹出了乌龙，其他人就会笑话道：“你看，又来一个井田。”

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有车这件事会给整个家庭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为了出行方便而购置一辆福特汽车的。家里有一辆汽车，哪怕是非常不起眼的比恩小轿车，那就不仅仅是给自家用的代步工具，还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表现。

佐佐还是一直都把江田叫成井田。不过为了在车多嘈杂的地方让江田容易分辨喊他的声音，佐佐特别准备了一个像警笛一样的小哨子。他一吹，江田就把车开过来。从早到晚坐着小轿车出行，佐佐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了。

每天一早，江田先开车把佐佐送到建筑事务所，然后把车开回家，接下来就是多计代用车的时间。等到把外出的多计代接回家，江田又要开车去事务所接佐佐。小轿车自是稀罕，多计代几乎每天都要用车。但是今天这个时间，江田却在轻松地洗车、做保养。对于江田来说，这也许是他偶尔想要的午后休闲时光吧。

伸子独自一人，望着那个突兀地摆放在客厅院子里，几乎被人遗忘的石灯笼，心中暗自回想着这家人生活、感情的变化。江田是个守规矩的司机，但是也有种老派的虚荣心。有一次，他竟然称呼家里的长男和一郎为大少爷。伸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都不知道，这个家里竟然还有一位大少爷一样的人物。于是她有些无奈地对江田说：“江田先生，请你还是叫他和一郎吧，那么叫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之后，她还特意对多计代说了这件事。

“哎呀……还有这种事……”

多计代的脸色有些难看，美丽的睫毛上下忽闪。但是，事情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江田后来还是一直这么叫，伸子也知道。

另一方面，在佐佐家的家庭生活方面，一种像是自发而刻薄的氛围开始发酵。

这个家庭的种种变化之中，多计代的情感也逐渐不正常地向越智倾斜。

伸子垂下眼眸，看着夕阳的余晖映在庭院里的苔藓上。车库门此刻已经关上了，小轿车绕过车库一角开了出来。车子在女佣房间的格子窗外停下。伸子听到那边有一个年轻男人小声说着什么。接着，突然响起一群女人“呀——”“哇——”的娇嗔声。年轻男人故作老成地压低声音调侃，然后又说了些什么，再次把女人们逗笑了。那笑声张扬跋扈，毫无顾忌，似乎根本没有把这家女主人放在眼里。那种声音也像是表明了这些女佣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只要没人去提醒她们，她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对这个家里的事情毫不关心。伸子的视线更加紧盯着地上的苔藓。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小径分岔的庭院》【日】宫本百合子.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5062.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